

陈晓春 主编

学术之途



XUE SHU ZHI TU



巴蜀書社

学术之途

陈晓春 主编

巴蜀书社 中国 ·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之途/陈晓春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3.9
ISBN 7-80659-497-3

I. 学... II. 陈... III. ①文艺学-文集②文学研
究-世界-文集③汉语-文集 IV. ①I-53②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439 号

策划组稿 汪启明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学术之途

陈晓春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420 千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497-3/I·177

定价:35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学科建设，科研为先

大学之“大”，可以是大师之“大”，也可以是大学问之“大”，还可以是其他之“大”，但无论哪一种意义上的“大”，无疑都有科研学术的含量，都以深广强劲的学术研究为其依托。

乐山是个幽雅灵秀的好地方，这里曾经是苏轼、廖平、郭沫若等文化名流的出生、成长、流连之地。乐山师范学院，作为这里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正处在这一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接受着这里一切的滋养。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论文集，是我系全体专任教师建系以来发表于国家一级期刊和核心期刊的学术成果，均为教师们自选，系学术委员会统一审定。鉴于篇幅和学科建设的客观需要，我们未能将已退休的教师的优秀成果选入其中。论文集客观地展示了我系的科研特色和科研方向，也显示了我系在郭沫若研究、三苏研究、方言研究等方面较强的实力与阵营，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了我系二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轨迹。我们深深地懂得科学研究之于

一所高等院校的重要性，如果说，教学之于我们这类年青的高校是显形的、主要的，那么，科研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隐形的、意义深远的，没有科研支撑的教学，将是肤浅的、没有生命和力量的教学。这样的教学，自然就难以承载大学之“大”。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科研作为一种创新能力，已成为一所高校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它不但支撑、推动着学校的教学，更支撑、推动着整个学校的发展。

回望二十多年中文系的学术轨迹，虽然略显短促，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感欣慰，因为我们毕竟在学术研究的途程中已经起步。未来的途程也许充满坎坷与泥泞，但我们将一如既往，风雨兼程。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学院的大力支持，没有学院强有力的支持，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陈晓春

2003年6月16日

目 录

文艺学

- 文学史的审美研究 税海模 (3)
从中国传统本然美学看实践美学 陈晓春 (10)
古人的得物之“性” 陈晓春 (29)
21 世纪戏曲的命运和出路 杨 桦 (38)
对诗歌功利性的几点认识 雷业洪 (58)

中国现当代文学·郭沫若研究

- 贺敬之改造外来楼梯式问题初探 雷业洪 (73)
六十年来关于新诗格律体的意见述评 雷业洪 (86)
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 税海模 (107)
试论川剧《情探》的改编成就 杨 桦 (122)
阿来其人及《尘埃落定》 李康云 王开志 (133)
潮流外的写作 余 玲 (146)

重大的心灵情节	傅金艳 (159)
打开另一扇心窗	邓 芳 (167)
邱华栋小说批判精神的再认识	王 杰 (175)
关于创建郭沫若学的思考	税海模 (183)
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	税海模 (198)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	杨镇伯 (212)
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	陈晓春 (229)
《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喀尔美萝姑娘》	石燕京 (246)
试析郭沫若历史小说的浪漫特质	王开志 (259)

中国古代文学·苏轼研究

宋词发达原因的再思考	杨胜宽 (271)
用典：文学创作的一场革命	杨胜宽 (286)
论宋人的辞赋观与创作实践	何玉兰 (303)
试论宋人的“以赋为学”	何玉兰 (316)
苦难现实中的辉煌理想	刘丽珈 (328)
《封神演义》神王合一观考论	赵章超 (340)
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百年综述	赵章超 (351)
《墨子》的防御之术与古代军事防御理论之奠基	熊泽文 (361)
苏轼的利民思想刍议	杨胜宽 (370)
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	杨胜宽 (390)
苏轼绘画艺术管窥	陈晓春 (406)

外国文学

- 论奥尼尔的《悲悼》 詹 虎 (421)
- 从人格道德到永恒道德 陈 俐 (435)
- 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 陈 俐 (449)

语言文字

- 浅说“懒得 VP” 赖先刚 (463)
- 副词的连用问题 赖先刚 (474)
- 句法结构“V + 也(都) + VP”的否定形式 赖先刚 (489)
- 《说文解字》俗字笺议 吉仕梅 (507)
-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料的运用与大型语文辞书之编纂
..... 吉仕梅 (522)
- 浅析一类偏正结构中的语义空白 樊 莹 (539)
- “把 + N₁ + V₁ + 给 + N₂ + V₂”句式语义句法分析
..... 任志萍 (543)
- 关于现代常用会意字的几个问题 陈仕益 (554)
- 新闻的真实性、倾向性、客观性 赵 奇 (567)
- 欧虞褚楷书论略 宣海生 (574)

文艺学

文学史的审美研究

税海模

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对文学史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世界性课题。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指出，无论在英国、法国或德国，不少“文学史家们仅只把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而另外有一派则认为文学首先是艺术，但他们却似乎写不了文学史。他们写了一系列互不连接的讨论个别作家的文章，试图探索这些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但是却缺乏任何真正的历史进化的概念”。所以，西方“大多数最主要的文学史要末是文明史，要末是批评文章的汇集。前者不是‘艺术’史，而后者则不是艺术‘史’”。至于我们自己，早在数年前就开始了对“文艺运动加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反思，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上，又有人进一步主张从文学自身的特点出发，主要依照文学自身的演进轨迹和进化过程分期写史。看来，尽管东西方的文学史研究相异之处不少，却好像也有

着某种内在的相似。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开放系统。文学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固然是其外在的、表层的“文本”结构；但是，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与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一样，都是艺术家对现实的某种审美把握与表现，其特质乃在于其内在的、深层的审美结构。只有它才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和区别文学的艺术与非艺术因素的关键之所在。如果文学史家对此缺乏明确认识，忽视了文学的深层审美结构和与之对应相关的审美意识以及审美意识的演进流变，自然难以揭示文学的发展进化过程。这或许便是不少文学史之难于成为“艺术”史的主要原因。

对文学史进行审美研究，笔者认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察并把握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审美意识流变轨迹。这是文学史审美研究的关键所在。

审美意识是一种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自由直观”意识，包括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几个方面。美学即是其理论形态。审美意识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审美意识的变迁；而审美意识的变迁又将引起文学——人们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的流变。从世界看是如此，从中国看也是如此。

古希腊人是人类发育健全的童年。他们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于幻想，从而形成其确认人的英雄本色的神话现实主义，在作品中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人的自由行动表现出来。由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世纪的文学泯灭了主人公的行动意志。人是被动的，一切由上天安排，便是中世纪典型的文学观念。随着人的发

现，文艺复兴时期把自觉的个人置于宇宙的中心，人们确信世界状态的根由即存在于世界自身。于是，对人的歌颂和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表现世界，就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由于历史的曲折，17世纪法国的专制制度把个人纳入国家的禁锢之中，所以，这时兴起的古典主义把服从国家利益、恪守善行条规、用理智控制情感等，视为理所当然的审美规范。后来，伴随资产阶级的崛起，产生了充满主观色彩的、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其主人公总是在非常的环境中表现出非凡的精神力量。当新兴资产阶级走完上升阶段而带来理想幻灭，浪漫主义合规律地嬗变为旨在揭示周围世界的反人道性质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时，作品中的审美理想已不再直接体现在正面人物身上，而是通过对周围世界的否定来确立。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又出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人”精神的外化，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无非是一个充满敌意的、荒谬、陌生的世界和若干孤独、惊惶的个人。与此相应，人们的审美范围和审美趣味也发生明显变异。崇高、悲、喜（滑稽）等范畴在美学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美的地位却日益降低。从和谐美到不和谐美，从专一创美到美丑相间，再到以“丑”为美，是西方文学艺术的一个共同趋势。

在中国文学中，审美意识的流变又呈现为另一番景致。如果说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那么，风骚映衬则是中国文学两千年来一个突出特征。如果说先秦时期，孔子儒学以庄子道家为补充和对立面，相辅相成地共同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当时的文学作品“风”（《诗》三百篇）、“骚”（楚辞）则相互辉映，共同确立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规

范。如果说前者开了“诗言志”、关注人世的现实主义先河，那么，后者则成为“诗缘情”、放言遐想的浪漫主义源头。其后，汉赋中贵族阶级对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的充分肯定，与乐府诗中下层人民对苦难现实的沉重咏叹，又恰好成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鲜明对比。而所谓“盛唐之音”，固然首推笑傲王侯、纵情任性的浪漫主义“诗仙”李白，同时也包括感时忧国、刻意求工的现实主义“诗圣”杜甫。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明代在下层有现实主义的市民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在封建伦理框架中津津玩味世俗人生，在上层士大夫中则涌起一股“独抒性灵”的浪漫洪流，《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还魂再世，集中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对新时代春天的渴望与憧憬。然而，满清の入关带来历史的曲折，使文艺也一变而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感伤主义，但是在《红楼梦》与《桃花扇》中，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而外，还有一股不可阻遏的憧憬爱情的浪漫情思。“五四”以后，随着人的发现，中国文学为之一变，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代表破天荒地发出了“人”的悲愤呐喊，从而使两千多年来的我国文学审美风范呈现出某种从“中和之美”到“悲凉之美”与“悲愤之美”的进化趋势。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依然保留着炎黄文学的风骚基因。

第二，考察并把握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形态流变轨迹。这是文学史审美研究的重点工程。

所谓文学形态，包括语言、结构、题材风格等各种文学形态要素。而诗歌、小说等文学类型，则是各种文学形态要素的不同有机组合。所以，所谓文学形态流变轨迹的考察，主要是对各种文学类型流变轨迹的考察。在这里，文学史家尤其要注意各种文

学类型的变异。事实上，正是这些文学类型规范体系的变异最终导致了整个文学史“河流”外观上的弯曲。如果我们能在文学类型变异的转折处取点（收集“标本”并解剖“麻雀”），然后用逻辑的虚线将其连接起来，便可以大体上勾勒出某一文学类型的流变轨迹。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便经由四言、楚辞、五言、七言进而演变而为词、曲，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诗歌境界：诗境——厚重；词境——尖新；曲境——畅达。至于中国小说，则从古代的神话和神仙传，到六朝的志人志怪，嬗变而为唐的传奇，宋的话本，直到明清的历史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诸不同流派。如果说我国诗歌的流变轨迹仿佛一条绝少支流的人造运河的话，那么，我国小说的演进轨迹便近乎一条广纳溪流的自然水系。若是我们进一步考察我国散文和戏剧的流变轨迹，并且将上述各种文学类型的流变轨迹迭印在一起，于是，这些轨迹线的交叉、重合与分离，便共同织就一组气韵生动、宛转奔流的曲线。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文学形态流变的轨迹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发现，其实从长远看，并没有哪一种文学类型独占绝对优势。一部文学史正仿佛若干文学类型的争芳斗艳史，“各领风骚数百年”：楚辞、汉赋、魏晋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你方唱罢我上场”，一种文学类型取代另一种文学类型。如果我们将审美意识的流变与文学形态的流变联系起来考察，还会看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对应关系。审美意识仿佛河床，文学形态犹如河水，正因为河床有宽窄、深浅、曲直种种不同，河水才有缓急、快慢、流向等等区别。

第三，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接受流变轨迹。这是我们整个

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文学“文本”本身只是一种艺术载体，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才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作为作家与“文本”之外的文学第三维——读者，乃是文学审美活动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由于不同的“先结构”（文化背景），对具体作品往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部《红楼梦》，便“经学家看见《易》，道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从文学史看，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无不随岁月的流逝而载浮载沉。然而，不同时代的文学阐释差距又总有其内在原因。比如《离骚》，“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踣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只要我们联系历史背景，认真梳理不同时代的阐释差距，并审慎地从审美意识的流变演进中找出其内在原因，便有可能把握某一历史时代文学接受的流变轨迹。

此外，在方法论上还应该注意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性。文学史的审美研究不是对若干文学“文本”的审美研究之集合，而是对某一时期所有文学作品所汇成的整段文学河流进行审美研究，梳理其间的发展轨迹，找出前后的变化脉络，力求凸现该段文学历史的整个进化动态过程。在这里，最忌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须知一堆作家作品审美论的组合，并不就是艺术“史”。总之，文学史家应该始终想到，他所面对的任何对象，都只是文学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或许便是文学史家十分强调的“史的观点（或角度）”的“个中三昧”了。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性还要求我们的研究具有“分中有合”的综合性眼光，用审美社会学和审美心

理学的研究将上述三个层面——审美意识的流变、文学形态的流变和接受形态的流变连接贯通，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这里不但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也不容许“貌合神离”。“取法乎上”的理想境界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批判的哲学，也是建设的哲学。对文学史进行审美研究，乃是文学史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文学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开放系统，其中包括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以，一部全面的、完整的民族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不应该、也绝不会是一部“纯文学”史，甚至连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韦勒克也指出，撰写“一种整体的民族文学史”，必须“参照那些本质上是非文学的材料，要求考虑民族道德和民族性格这些与文学艺术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所以，对文学史进行审美研究，也只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而已，哪怕是一种主要方法，毕竟不是惟一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所写出来的文学史只是一种“专史”，而非“通史”。我们现在提出文学史的审美研究，无非是我们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现在需要补课。然而，就终极目的而言，这种研究也只是为将来写作展示（包括文学进化过程在内的）文学历史全貌的开放性通史作某种专题性学术准备而已。可以预计，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极中摇摆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借助于审美研究，必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原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新华文摘》10/1987全文转载）

税海模：男，1944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郭沫若研究室主任。